

故乡吟

五峰楼

樊军

五峰楼,位于栖霞城南二十华里处,属杨础镇地界,因山顶有五个大小相仿的山头,其形如楼而得名。

初识五峰楼,还要从十多年前与爱人一起乘公交车回娘家说起。每次到了五峰楼,她就面露兴奋的表情,口中默念着离家不远了,我会下意识地望向车窗外,缓解一下坐车的疲劳。后来,骑摩托走亲戚,驶下五峰楼,她就开始絮叨,看见红壤土,马上就到家了。久而久之,就与五峰楼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2019年,我与鲁东大学的专家到王家黄口村调研,村委鲁主任陪同,谈及五峰楼,他饶有兴致地介绍道:“俺村得五峰楼的灵气,出了不少能人,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也很丰富,最传奇的当数与民间龙王、水神——秃尾巴老李(亦称李龙爷)的渊源。”我一脸茫然,脑海里迅速打转,杨础才是秃尾巴老李的桑梓之地?鲁主任继续讲述:“老辈传说俺村是李龙爷姥姥家,也就是龙母娘家。李龙爷从小顽皮,某日娘俩来走亲戚,到姥姥家后就约伙伴去村西的五峰楼玩,玩累了,回来就扎到母亲怀里吃奶,忘形之余不小心显出巨龙原形,恰巧被姥爷看到,手起刀落砍掉尾巴。一阵剧痛后,李龙爷一跃而起逃向黑龙江,空中滴落的血染红了沙峨河两岸的土地和山岭,自此从这到沙峨村十余里就有了红土壤,连兔子的蹄子都是红的。”至今,民间还传有李龙爷在家里吃娘奶显形,被父亲砍掉尾巴,血溅杨础东北乡一说。

今冬一个周末,到丈人家走亲戚。吃过午饭闲来无事,舅哥说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到五峰楼去耍吧,那里还有炮楼。前些年买车后,走亲戚改了路线,再没坐公交、骑摩托路过五峰楼,还真有故知多年未见的感叹,于是欣然答应。说走就走,开车十分钟后,来到五峰楼东首,放眼四望,满目空旷,苍茫大地沉寂萧瑟。西面依稀可见并列的五峰山头,正北盘踞着如同倒置之锅、圆锥形的釜甑山,东南方是罕见的谷地平原,遍布密植成行的新品种矮化苹果,秋收过后,已无果满枝头,但仍不失壮观。

沿小路向南进山,迎着冷飕飕的风,阵阵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,路旁随处可见刨过花生地、地瓜垄,收割过的苞谷地,背阴处还有斑斑残雪。一路边走边笑,偶尔到地里捡几粒落下的花生,在咯吱咯吱声中感受脚下大地蕴藏的能量,剥开壳把花生仁放入口中轻嚼,顿时甘脆软糯的口感充斥味蕾,那叫一个幸福。

不觉间,来到东峰半坡下。稍作休息,发现一丛丛黑松、柞树、灌木镶嵌山间,满山遍野仍可见五彩缤纷的零落树叶,青、黄、红、棕、灰多色相间,轻风摇曳,沙沙作声,好像不愿意退出秋色盛宴的舞台。这时偶遇一位放羊老汉,山羊胡子斧削脸,步履轻盈神情闲,相互寒暄几句,得知是王家黄口村人。我好奇地问起五峰楼名字的由来:“五峰楼五峰楼,为何只见五峰,不见楼。”老人回答说:“打小听老人说,夏季起大雾的天气,早晨太阳刚露头,阳光初照时,在村里远眺,能看见亭台楼宇,若隐若现;变幻莫测,好似天宫,让人琢磨不透,可能‘楼’字与此有关。”正听得津津有味时,儿子指向远方突然大叫:“有大船,看那艘大船。”顺着他的手势向西望去,原来是方山。我告诉他,在这里看像大船,从空中俯瞰则像只沉睡的“神龟”,又称“龟山”,相传

是远古东方祭天的中心,山上砌有好多石龙,正西方十公里处是东西佛落顶和“啷当脖子”。儿子小声问道:“爸爸,是恐龙吗?它们会飞吗?”稚嫩的眼神中写满了好奇。有道是“一言点醒梦中人”,瞬间我豁然开朗,想起方山八景之一的方山晚市,受地理、光照等因素影响,在特殊环境下千亩平亩的山顶会出现“山市蜃楼”,景象万千,虚幻诡异,热闹似天上街市。可谓,山不在高有仙则灵,五峰楼的幻景传说与方山有异曲同工之妙,两山相隔而望,好像一对兄弟。

顺着老百姓拾柴的曲折小路,盘旋穿行在小树林中,到达东峰山顶,向西望去,五座山头落差不大,松林匝密,坡缓草疏,松树干上挂着一个圆形的松塔球,地上铺着厚厚的松针、树叶,行走其间,没有颠簸之感。舅哥开玩笑道:“这刚到五峰中最东面的山头,还有四座呢,不歇了,快跟上。”顺势捡起一根粗树枝,挥舞着在前面开路,一行人加快了步伐,不到半小时就登上了中峰山头。一路上沉默寡言的老丈人突然说道:“小时候,冬天还经常上这里来捡松塔球、松树毛,现在条件好了,有了煤气灶、电饭锅,用不着储存太多的引火草,随便收拾点自家地里的果木条、废果袋就够用了。”休整后继续前行,西面的两座峰较矮、平缓,相距不远,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西面首峰。

一路走来,后背出汗不少,顿时没了寒意,浑身热乎乎的。踱步来到峰下半坡平台停留,老丈人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:“西北面是吉格庄村,对面这个山顶就是当年炮楼所在地,小时候来这里玩,常听长辈们讲周围村的百姓如何斗智斗勇对付炮楼里小鬼子的故事。”说着说着向南走去,迎面过来一位拾草老者,上前搭话,原来是吉格庄村老支书高先生,他不忘叮嘱我们注意防火,不要抽烟。聊着聊着,我问起炮楼的事,高先生沉思片刻,指向五峰楼西侧、炮楼山东南方向的小山沟,感叹道:“1944年9月4日,五旅十四团在地方抗日组织的配合下,向吉格庄炮楼发起攻击。当时鬼子借助8米高的墙体、3米深的壕沟死守顽抗,我军多次进攻不利,最终采取从山下西面小沟佯攻、北面和东南方夹击的战术一举拿下。负责佯攻的部队牺牲最大,有两名战士因在小沟受伤,没能撤回,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下。”最后,高先生补充道,炮楼都是抓周围村的百姓修筑的,为赶工期,鬼子和“二鬼子”动辄就用鞭子抽、枪托打,时不时还去各村“清乡”扫荡,烧杀抢掠,犯下了滔天罪行。

我听着听着,眼泪禁不住在眼眶里打旋。看着眼前普普通通的山丘,发生在这里的战斗令人肃然起敬。因时间关系,我们未能登顶寻找炮楼的遗迹,留下些许遗憾。

一行人来到五峰楼北山脚下,沿着村村通水泥路返程。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,听了几个有趣的故事,都说回去要分享给同学们。前行约一刻钟,遇到一个大上坡,稍作停留,定睛回望,五峰楼,五座山峰,一线列开,绵延横亘,气势昂扬如排兵布阵,恰好应景四季,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四时之土贯穿其中,又对应传统五行——木火土金水。瞬间脑洞大开,五谷丰登、五福临门、五子登科等吉祥成语涌上心头,我想这或许是五峰楼真正的魅力所在、精神所向、灵魂所依。

流年记

看秋

赵国经

前几天,老家的亲戚送来了地瓜、芋头、白菜、萝卜和苹果……望着眼前这些蔬菜瓜果,不由得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和曾经的秋收。

淅淅沥沥的几场秋雨,将盛夏酷热的天气冲洗干净,变幻莫测的团团白云肆无忌惮地打扮着明澈的碧空。一场秋雨一场凉,都秋分时节了,秋天终于来了。

退休后无所事事,心随白云飘逸,不觉萌生了回乡看秋的愿望,周末约上几位朋友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小山村。故乡之行,犹如走进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,满山遍野都是秋的丰盈:远处山坡上各类果树错落有致,梨子李子桃子挂满枝头,由绿渐黄的柿子、墨绿色咧开嘴的核桃在微风中颤颤悠悠;近处田野里长长的玉米棒子吐出褐色胡须,黄澄澄的谷穗弯腰点头,虔诚地向你鞠躬,碧绿的高粱秆上头骄傲地挺拔着一穗穗火红,脚下顽皮的红薯白薯将地垄撑开了道道裂缝……深吸一口气,家乡的山岚充满了丰收的味道。

远山瓜果满树,田野稼禾飘香。近前,一对老夫妻正在一块刚刚收过花生地里复收。老夫顺着花生垄用铁锹一锹锹翻过,老妇紧随其后,弯着腰双手快速地捡起露出地面的零星花生果。一翻一捡,两人配合得默契、娴熟。上前一问,原来是前街王姓邻居迁来养老的岳父母,秋收到来闲不住,帮助闺女家揽花生。见此情景,我不由得想起了孩童时代的秋天,想起了那个时候的秋收。

上世纪70年代,集体经济时代,秋收过后,生产队都会在农闲时组织劳力去田野里复收一次,将秋收时遗漏的庄稼回收回来,当时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是“颗粒归仓,寸草归垛”。而生产队组织的“大兵团”秋收,为了争时间赶进度,往往会出现粗枝大叶的情况,地里依然会有不少遗漏的果实。此时,勤快的农人便全家出动,利用早中晚的时间,偷偷到庄稼地里再来一次复收,而复收的主战场便是村与村、队与队之间相邻的田地了,一般这个季节村村队队都会安排专人负责“看秋”,防止邻村邻队的农人前来“蚕食”。

那时,村民们吃粮靠分配,特别是秋天的玉米、花生、地瓜干那是要晒干扬净交公粮的,交够公粮剩下的才能分到各家各户。所以三秋时节,每家每户都会趁工余时间搞点“小外快”补贴家用,村干部们大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复收的过程是紧张而又愉快的,特别是学校放秋假。农村的学校为应对夏收和秋收,把暑假拆分为麦假和秋假两个假期,一个假期半个月左右。我们这帮半大孩子就像一只只放飞的小鸟,带上铁锹或小镢头,挎上小筐篓,跟随大人去复收,只要到了田地摆开阵势,就会有

不少的收获。

比如花生,过去生产队大面积收花生,都是精壮男劳力在前面抡大镢刨,女劳力在后面把刨起的花生抖落掉泥土归堆码垛,在还不知道啥是机械化的年代,只能采取这种最原始的收获方式。在收获过程中,地里会遗落一些断蒂的花生果,它们大多深藏在泥土中,你只要顺着花生垄仔细扒拉一番,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。每家复收的花生、地瓜除了“打牙祭”之外,还能换些零花钱补贴家用,也算意外收获了。

我们邻村有个“看秋”人叫“潮来”,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中年人,此人办事不讲情面一根筋认死理,村里派他“看秋”正是相中他的这个特点。秋收季节,潮来每天天不亮就扛着一根腊木棍,来到两村交界的庄稼地里巡逻,中午自带干粮,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了还在地里晃悠。遇到胆敢到地里偷着复收的人,他会一边舞动着腊木棍,一边咆哮着驱赶,手脚慢的不但被没收了复收工具,还被他一直追到家门口,把复收的成果“收缴”了。

后来,有人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来对付他。几个年轻力壮、手脚快的,专门在潮来跟前晃悠,时不时地越界偷食,及至潮来追来立即作鸟兽散。潮来刚回去,他们又来,如此几次,等到潮来回过味来,才发现远处的田地早已“失守”多时了。

揽地瓜也是复收的情趣之一。我们村大都是沙质土壤的山耩薄地,比较适合种植花生、地瓜。漫山遍野的地瓜到了秋收季节,地瓜蔓收割后,生产队便组织人马,用牛、驴拉犁,一人扶犁一垄垄犁过,后面的人将裸露的地瓜收拢归堆。当然了,依然会有地瓜“漏网”。此时,带着铁锹、镢头和筐篓,顺着犁具犁过的痕迹,仔细地用铁锹翻或用镢头刨,会经常遇到“漏网之鱼”。不过,这是个体力活,既需要体力,又需要耐性,一上午复收一筐半篓的地瓜不成问题。当年我就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,不光揽地瓜吃力,还要应付潮来的驱赶……

如今,到了秋收季节,收获的田地里鲜见复收的人群和那热闹的场景。听村里同龄人讲,如今,农村正在向机械化、智能化方向发展,农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、靠天吃饭了。邻村一位同学,一下子承包了三十亩地扣大棚,种植的新品种草莓,味道极其纯正,凭借草莓合作社的品牌,草莓还未上市,商贩就涌上门来收购,一季草莓就有六位数的收入。听说这两年他和儿子又投资建了多功能全天候蔬菜大棚,不用到现场,利用手机就可以控制给蔬菜浇水、打药和施肥。

是啊,改革开放几十年了,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,农民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